

昆

◎ 凤歌
著



二十世纪看金庸，三十一世纪看《昆仑》！

热销中

孔庆东、韩云波、沧月联合推荐
4000000读者超人气巨著



团结出版社

团结出版社

I247.5
957
:5



【伍】

劫波卷

凤歌著

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昆仑·劫波卷 / 凤歌著. — 北京: 团结出版社,
2005.12

ISBN 7-80214-046-3

I. 昆... II. 凤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40659 号

责任编辑: 赵真一

出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话: (010)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(发行部)

(010) 65228880 65244790(总编室) 65244792(编辑部)

网址: 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-mail: unitypub@263.net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河北省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 × 1092mm 1/16

印张: 14.25

字数: 180 千字

印数: 1-10000 册

版次: 2005 年 12 月 第一版

印次: 2005 年 12 月 第一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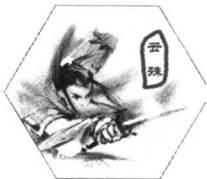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: ISBN 7-80214-046-3/I · 93

定价: 20.00 元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人物谱

人物



梁萧

为情而割爱，为义而履险。劫波重重，诸多考验一齐压来。与萧千绝的一场大战，给梁萧留下了终生的遗憾。

武功：鲸息功；碧海惊涛掌

兵器：竹剑；双掌

云殊

经年不见，云殊竟是容色枯槁，双颊凹陷，两鬓之间已现斑白。此番现身，不知是敌是友。

武功：惊影迷形拳

终极理想：复兴大宋

花晓霜、柳莺莺

两名钟情于梁萧的女子终于碰面，一个温柔似水，一个热情如火，却让梁萧陷入了水深火热。

与梁萧的关系：青梅竹马的伙伴；情窦初开的恋人

二人之间关系：情敌；同舟共济

萧冷

萧千绝的大弟子，《昆仑前传》中梁文靖的大对头。一直只闻其声，本卷终见其人。

武功：修罗灭世刀

兵器：海若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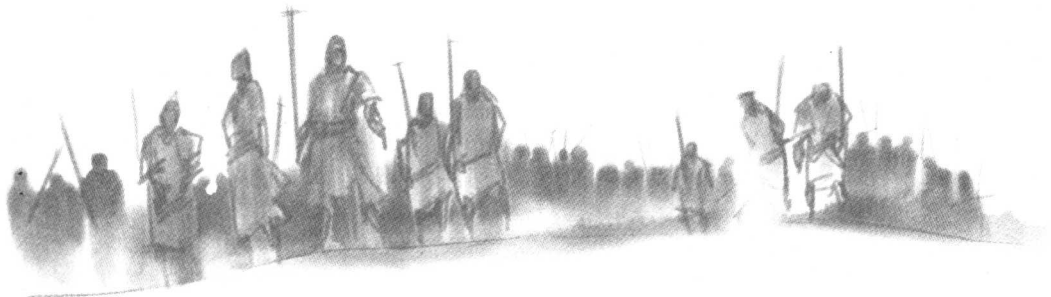
前情介绍

公羊羽得到襄阳之战的消息，大怒之下，决定杀死梁萧，而萧千绝又对他紧追不舍，三人纠缠中来到黄山，遭遇了胁持阿雪的邪派高手贺陀罗，和追逐贺陀罗的九如。四大高手捉对厮杀，风云变色，世间武人或许终其一生也难得一见。梁萧与阿雪逃出贺陀罗的追逐，返回营地，发现又有同伴战死，梁萧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，随后又发生常州屠城事件，梁萧更加自责，终于决定离开元军。在临安郊外，遇上了宋廷益、广二王，两个孩子被元军追杀，梁萧为保二人，孤身迎战元朝大军，二王虽然逃脱，但阿雪却在战乱中死去，心丧如死的梁萧也被钱塘江潮卷走。经此剧变，梁萧一度神志不清，但正当此际，遭遇了失去记忆的释天风，释天风好武成痴，每日以打斗为乐，梁萧与他交手之时，终于突破了武学上的障碍。为了治好释天风的失忆症，梁萧带他前往崂山寻找“恶华佗”吴长青，意外遇到了花晓霜，梁萧惊退了前来寻衅的贺陀罗等人，吴长青却伤重身亡。梁萧决意陪花晓霜行医天下。途中遇上九如弟子，小和尚花生，并得知了柳莺莺的下落，梁萧前往天香山庄与楚仙流一场大战，端的是让人眼花缭乱，荡气回肠。

contents



204	199	181	162	147	128	110	89	71	57	42	27	11	1
东西之盟	众叛亲离	终天长恨	大天王寺	心随明月	自古多情	金蝉脱壳	否极泰来	烟波微茫	敌友莫辨	幼帝之争	颠倒五行	雾林奇姬	左右为难





梁萧目送楚仙流消失，心意难平，继而对众人道：“一胜两平，还有何话说么？”此时雷行空、何嵩阳均已受伤，众人群龙无首，面面相觑，尽失主意，雷震虽有不甘，但知就算一拥而上，也难得胜算，一时唯有气闷而已。

梁萧慑服众人，转向柳莺莺道：“走罢！”柳莺莺冷哼道：“我才不走！”梁萧知她心思百变，深感头疼，无奈软语哄道：“别闹了，这些年，我时常想着你的。”柳莺莺闻言，心儿顿时软了，别过头，再无言语。花生见梁萧携柳莺莺动身，忙道：“晓霜，俺们也走！”花晓霜心头茫然无措，只得点了点头，与花生遥遥跟在梁、柳二人身后。

行了一程，但闻马蹄声响，回头看时，却见楚婉乘着一匹极神骏的白马赶来。柳莺莺双目一亮，喜唤道：“胭脂！”楚婉来到近前，翻身下马，冷冷道：“这匹马太难侍候，三叔公让我还你。”柳莺莺抱住胭脂马颈，喜之不尽，胭



脂见了主人，也自雀跃。楚婉又道：“梁萧，你先时问我那两个孩子，是不是？”梁萧道：“不错。”楚婉叹道：“他们被云公子带走了。”梁萧吃惊道：“如何遇上他？”楚婉道：“那日我带着那些妇孺去了天机宫，谁知云公子也在，听说他常州突围之后，为天机宫主兄妹所救，至宫中养伤。他既知二王身份，便将他们带走，听说是去温州，但现今如何，我也不知了。”

梁萧心道：“孩子们，终究是逃不过这场劫数。”想着神之为伤，许久方道：“楚姑娘，你没与云殊同行么？”楚婉黯然道：“如今他心中除了打仗复国，那还容得了其他。再说了，天机宫财雄势大，愿意助他兴复大宋，是故他便与那位花慕容小姐定了亲啦。”花晓霜惊道：“你说姑姑与人定了亲？”楚婉看她一眼，怪道：“花慕容是你姑姑？”继而眉一皱，又叹道：“梁萧，有件事，我放心不下，也想问你。”说着略略迟疑，问道：“你身边怎么不见阿雪姑娘？”梁萧顿觉胸中剧痛，仰天长叹，将经过略略述了。楚婉不禁脸色惨白，神情恍惚半晌，方低声道：“对不住，我……我只顾照看千岁，没有拦她。”梁萧摆手道：“那是现世的报应，怪不得你。楚姑娘，不知将来有何打算？”楚婉道：“我只想陪着三叔公练剑度日，了却余生。”梁萧道：“云殊英雄了得，却未必是姑娘的良配，将来……”话未说完，楚婉已眉眼一红，忽地轻摇玉手，转身去了，莹莹倩影，透着不尽凄凉。

别过楚羽，梁萧闷闷不乐，走了几步，忽听柳莺莺冷笑道：“梁萧，这两年，你认识的人可不少。”梁萧道：“是有几个。”柳莺莺道：“怕不只几个，什么花姑娘，草姑娘，雪姑娘，霜姑娘，还有什么碗呀瓶的，真是艳福齐天呢！”梁萧步子一顿，皱眉道：“你又吃什么飞醋？”柳莺莺双目一红，咬了咬嘴唇，哽声道：“是啊，我日夜想着你，你却背着我沾花惹草，哼，我吃醋，我还要吃人呢？”她一步踏上，目蕴泪光，逼视梁萧，花晓霜欲要避开，却听柳莺莺娇叱道：“你也不许走。”花晓霜心怯，只得站住。

梁萧得知二王消息，心中本就烦乱，柳莺莺偏又无理取闹，一时气恼，叫道：“来龙去脉，你一概不知，听了只言片语，就来撒野么？”柳莺莺见他震怒非常，口气略软：“那好，你亲口说一遍：心里只有我一个。”梁萧一愣。柳莺莺见他面露犹豫，心中恼极，叫道：“你说是不是说！”梁萧道：“原本……我心

里只有你一个的……”柳莺莺不待他说完，已啐道：“现在有几个了，是不是？”梁萧哑口无言。但他越是犹豫，柳莺莺越是伤心，想到自己为他受了这么多委屈，却落得如此下场，颤声道：“韩凝紫说得对，天下男人都不是好东西，也罢，你心有他属，我也不必留着，我……我回天山去……”一手掩面，跃上胭脂，梁萧一把攥住马缰，柳莺莺翻掌便打，梁萧将她手掌抓住，拽下马来，柳莺莺撞入他怀，一时委屈难言，拳打脚踢，大放悲声。

花晓霜瞧得心中苦涩万分，呆了一阵，叹道：“柳姊姊，你别为难萧哥哥，我……我走便是……”跨上快雪，抖缰欲走，梁萧慌忙撇开柳莺莺，抢上拦住，脱口道：“你怎么能走？我答应过你，要去行医的。”花晓霜见他惶急，不禁芳心一颤，早先所积的伤心委屈陡然迸发，伏在驴背上眼中落下泪来。

柳莺莺见花晓霜要走，本自窃喜，谁料梁萧又将她截了下来，再见花晓霜落泪不止，顿时脸色渐渐苍白，眼神忽明忽暗，变化数次，叹道：“也罢，小色鬼，我暂且不为难你，花家妹子，你也留下来吧！”花晓霜不禁转悲为喜，拭泪道：“谢谢姊姊，若……若没了萧哥哥，我真不知怎样好！”柳莺莺冷冷瞧她一眼，道：“小色鬼，愣着作甚？还不给我牵马？”梁萧心觉诧异，但此女不发性子，已是天大好事，当下接过马缰，走在前面。柳莺莺走到晓霜面前，抚着快雪道：“这驴是你的？”花晓霜道：“是哑儿姊姊送我的。”柳莺莺道：“你姊姊倒是挺多？”花晓霜笑道：“是呀，我年纪小！”柳莺莺冷冷道：“是啊，你年纪小，我却有些老了！”花晓霜一呆，低头无话。只此功夫，她二人已落在胭脂马后，与梁萧拉开三丈；倏忽间，柳莺莺眼内寒光迸出，左手扣住晓霜手腕，右掌倏抬，便向她头顶拍落。

这两下变起仓促，花晓霜惊骇莫名，一时忘了动弹。花生走在后面，遥遥瞧见，虽不知是何缘故，但见晓霜危急，顿将不能打人的规矩抛到脑后，陡然大喝一声，双拳齐出，拳劲如山，越过一丈之遥，打中柳莺莺背脊。柳莺莺掌势未落，便觉巨力压来，顿时喉头一甜，拽着晓霜，抛至半空。花生不待二人落地，倏然抢上，将晓霜托住。梁萧闻声一瞥，不由惊骇欲绝，旋风般回掠，也将柳莺莺凌空抱住，见她面如金纸，口中鲜血狂喷，不由得惊怒交迸，喝道：“小和尚，是你干的吗？”花生甚是茫然，点了点头，便见梁萧面色泛青，双目



逼视过来。花生只觉如芒在背，不自禁后退半步，却听梁萧长声厉啸，竹剑一晃，向他咽喉刺来。花生忙使个“无人相”，抱着晓霜一个转身，避过剑锋。梁萧竹剑抖出，倏忽变化九个方位，花生武功虽高，却极少与人动手，怎及梁萧身经百战，看那剑尖虚虚实实，不觉眼花，蓦地喉头一痛，已被竹剑抵住。花生不及转念，大金刚神力自发动，喉间顿时坚若钢铁，刀剑莫入。谁知竹剑却不刺下，花生不及抬眼，便听梁萧喝道：“你干么伤她？”

此等事花生也是生平第一遭遇上，事后也觉惊惶，口唇哆嗦，说话不得。这时花晓霜缓过一口气来，只觉右边手腕剧痛难当，腕骨已被柳莺莺急切间拧断。她听梁萧说话，睁眼望去，但见他剑指花生，情急叫道：“萧哥哥……”梁萧听她一叫，神志略一清，却听花晓霜促声道：“花生，放我下来。”花生将她放下，梁萧略一犹豫，也将竹剑收起。

花晓霜忍着断骨之痛，取出针盒，在柳莺莺胸口刺了几针，但觉一阵乏力，靠着驴背，喘道：“萧哥哥……你将‘活参露’拿来……给……给她服五滴。”梁萧依法施为。花晓霜却握着断骨，痛得面色惨白，趁机背过身子，右手握住左手，想要接上，哪知这一受伤，体内寒毒发作，浑身发软，骨未接好，却牵动伤处，不由轻轻哼了一声。

花生听见，探头一看，叫道：“晓霜，你手断啦！”梁萧一惊，扶过花晓霜，却见她手腕紫中透黑，不由眉头大皱，伸手便将断骨接好。花晓霜痛得大汗淋漓，心中之痛却更甚十倍，泪水只在眼眶里转来转去。花生大为不忿，指着柳莺莺道：“梁萧，她扭断晓霜的手，还用掌打……”花晓霜急道：“花生……”花生道：“怎么？”花晓霜叹道：“别说啦！”梁萧瞧他二人神气，心中已是通亮，再看了柳莺莺，只见她俏脸雪白，气息微弱，一时又是伤心，又是苦恼。

花晓霜看出他心意，便道：“我用‘七星定魂针’护住她一口气，又给她服了‘活参露’，该能保住性命，可惜花生拳劲太猛，若没两三个月的调养，无法起床的。”梁萧微微苦笑，道：“晓霜，她那么对你，你……你却这般对她，唉，我，我就算为你死一百次，也是心甘。”花晓霜听得这话，胸中一股热流涌过，所有委屈尽皆烟消，笑一笑，眼泪却无声无息落了下来。

柳莺莺躺在梁萧怀里，她内力不弱，服过“活参露”后渐渐醒转，正巧听到梁萧下面半句，一时心如刀绞，几乎又昏过去，觑见花晓霜方位，偷偷从袖里退出匕首，怎料伤后无力，把握不住，叮当一声，堕在地上。花生眼尖，抢上拾起，道：“梁萧，你的匕首掉啦！”梁萧见了匕首，低头一看，却见柳莺莺蛾眉急颤，眼角泪水蜿蜒滑落，顿时心知肚明。不禁叹了口气，让花生收拾树枝，给晓霜绑好手腕，又做了一付担架，担起柳莺莺，与花生抬到前面村镇，寻民舍住下。

安定已毕，花晓霜写下两张方子。梁萧让花生看顾二人，自乘胭脂马四处筹措药材，傍晚始回，先给晓霜敷上伤药，而后升起炉火，熬了浓浓一碗药，捧到柳莺莺房里，但见柳莺莺侧身躺着，泪水涟涟，落在枕上。梁萧心潮起伏，也不知该当责怪还是安慰，一时立在门前，进退不得。柳莺莺觑见他，怒从心起，想要别过头去，却又牵动伤势，呻吟起来。梁萧忙放下药碗，上前将她扶起，柳莺莺无力挣扎，便闭眼不理。梁萧将药碗递到她嘴边，柳莺莺只咬紧牙关。梁萧叹道：“莺莺，你这样子，只叫人心里难过。”柳莺莺心中一酸，道：“我怎么样，与你什么相干，你尽管去为别人死一百次，死一千次才好。”梁萧道：“我若为你而死，也绝不会皱一下眉头的。”柳莺莺闻言，蓦地想起往事，失声哭道：“你就会花言巧语哄人，每次说过，却不算数。”梁萧不禁默然，心道：“你当日对我说的话也没有算数，若非云殊和你闹翻，只怕你也不会再来理会我。”想着心神激荡，半晌方道：“罢了，别闹意气，喝药要紧。”柳莺莺睁眼，道：“喝药也成，你先将那个臭和尚杀了，再把臭丫头赶走。”梁萧当即道：“这可不成。”柳莺莺泪水又涌出来，咬牙道：“瞧吧，你还是只会哄人，你到底怎么想？今日定要说明白。”

梁萧道：“晓霜是极好的人，你与她相处多了，自会明白。”说着端起药碗道，“凡事以后再说，先把药喝了。”柳莺莺还要再使性子，忽见晓霜站在门外，似要进来，便心念一动，将脸偎进梁萧怀里，低声道：“这药苦得紧，我不爱喝。”梁萧道：“尽说孩子话，乖一些，趁热喝了。”柳莺莺瞥了一眼晓霜，淡然道：“总之我不要一个人喝，须得你陪我才好。”梁萧无奈，只得举碗先饮，柳莺莺却挡住，道：“不是这样喝。”她咬了咬嘴唇，蓦地涨红了脸，道：



“我……我要你先喝在嘴里，再一口口喂我。”梁萧愕然道：“这可不成话！”柳莺莺怒道：“你若不照做，我也不喝，宁可死了。”梁萧初时当她玩笑，但听她语气决绝，方知她较了真，心知这女子万分好强，说到做到，无奈之下，只得将药含进嘴里，一口口度进她口里。花晓霜本欲察看柳莺莺伤势，见此情形，但觉一股酸意亘在胸口，挥之不去，呆呆瞧了一阵，默默转身去了。梁萧耳力聪灵，听得明白，度完汤药，忽将碗重重一搁，怒道：“莺莺，你不要老是寻故气她？她……她身子不好……”柳莺莺被他抱着喂药，原已身软心热，大为动情，谁知梁萧突然翻脸，一时间惊怒交迸，失声叫道：“她不好，我就好么？”怒急攻心，一口鲜血混着药水呕了出来。梁萧大惊，急忙拍她后心。忽见花生将圆脑袋探进来，憨道：“梁萧，晓霜在哭！”柳莺莺一见他便说不出的有气，叫道：“死秃驴，臭鸭蛋，滚……滚远些。”却见梁萧欲要站起，一把拽住，切齿道：“你若去了，我……我死给你看。”梁萧眉头一皱，终究扳开她手，掉头出去，柳莺莺气苦难当，伏枕大哭。

梁萧硬着心肠，步入晓霜房里，却见她坐在床边，见梁萧进来，匆匆转身拭泪。梁萧傍她坐下，一时却不知如何劝慰，良久方道：“她就是这样，生一会儿气，很快就过去了，晓霜你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大人大量，别跟她计较了！”花晓霜低头道：“我……我才不是什么宰相。”梁萧笑道：“你是医国的宰相，主宰病人生死，若是什么大元大宋的宰相，我才懒得理你。”花晓霜被他说得心中一乐，说道：“你啊，就会取笑人。”这一笑，幽怨之情，却是烟消了。

梁萧见她手臂包裹严实，便捧过来，问道：“还痛么？”花晓霜面红耳赤，摇了摇头，忽听脚步声响，转眼望去，只见柳莺莺摇摇晃晃，倚在门边，嘴角渗出血丝，脸色苍白如死，秀眼中透着怨毒。梁萧吃了一惊，放开晓霜，将她扶住，促声道：“你怎能下床呢？还不回去。”柳莺莺伸手想打他耳光，但伤后无力，只碰了一碰，便垂下手去，泣道：“你这小没良心的，我对你一心一意，你……你却这样对我，我恨死你，恨……恨死你……”但觉内腑翻腾，口中又涌出血来，花晓霜忙递过“活参露”，着梁萧给她服下。

柳莺莺缓过一口气来，兀自骂不绝口，抑且骂得刁钻刻毒。梁萧无法可

施，强行将她抱回房里，说了许多好话，她才平静了些，又低泣一阵，才沉沉睡去，双手将梁萧衣衫拽着，梦里也不放开。

梁萧无法，坐在床边，待她睡熟，才起身张罗饭食，饭菜摆好，尚未落座，便听柳莺莺叫道：“梁萧，梁萧。”声音惶急，竟带了几分哭腔。

梁萧微微皱眉，起身入内，却见柳莺莺一脸是泪，见他进来，一头扑入他怀里，哭道：“你……你到哪里了，我……我以为你走了！”梁萧知她从来倔强，今日竟屡屡露出软弱之态，心中蓦地升起无边怜意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哪里会呢？你定是做噩梦了！”柳莺莺呜咽道：“我困在天香山庄，夜夜都梦着你。”梁萧胸口发烫，忖道：“这一年功夫，她定然过得很苦。”不由问道：“莺莺啊，你为何会听韩凝紫挑拨，去寻楚仙流的麻烦？”柳莺莺啜泣半晌，才拭了泪说道：“那天我取溪水回来，见不着你，心急得要命，到处寻你，结果遇上雷、楚两家还有神鹰门的人，我以为他们捉了你，便向他们讨人，却被雷行空打伤，正没奈何，云殊出手相救，谁知他心怀不良，事后对我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话，我当时受了伤，怕他动了邪念，便随口跟他敷衍，本想骗他帮我寻你，不料你竟落到韩凝紫手里，那个臭狐狸拿你威胁我，抢走纯阳铁盒。我一灰心，就将云殊大骂一顿，谁知他竟也没跟我为难，一言不发，任我走了。我不知你去了哪里，就骑了胭脂在旷野中乱跑，哭了好几场，后来总算觅地养好了伤，几经周折，找到残红小筑，却只见一片焦炭瓦砾。后来听说是雷公堡和天香山庄联手烧的，我便偷偷抓了雷公堡一个弟子拷问，他也不知你消息。我担惊受怕，四处寻找，一找就是大半年功夫，不想倒霉得很，没寻着你，却遇上韩凝紫那个臭狐狸，她骗我说你被天香山庄放火烧死了。我当时听了，伤心欲绝，也没细想，便找上楚家，为你报仇。初时倒占了些上风，后来激出楚仙流，我打不过他，就被楚老儿捉住了。”

她断续说完，只觉一阵乏力，微微喘息。梁萧却已呆了，心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当真鬼迷心窍，竟疑她移情云殊……”一时悔恨不及，左右开弓，狠狠给自己两个嘴巴。双颊顿时高高肿起，柳莺莺惊道：“你……你这是作什么？”梁萧定了定神，叹道：“莺莺，我是一个大糊涂人，万分对你不起。”柳莺莺不知他另有所指，只当他因为花晓霜之事心中愧疚，又见他双颊红肿，



不由心头一软，白他一眼，伸出雪白柔荑，抚着他红肿双颊，哼声道：“你知道便好，若你再和那个病丫头亲近，我……我一定叫你好看。”她本有满心的恶毒话来威胁他，但到了嘴边，却变做一句：“你……你脸上痛么？以后没我准许，可不许自己打自己。”梁萧此时心乱如麻，全无头绪，好半晌才寻着话道：“后来你落到楚仙流手里，又怎么样？为何他并未给你披枷带锁。”柳莺莺冷笑道：“我是天下偷儿的女祖宗，什么枷锁困得住我？楚仙流那老狐狸，仗着一身臭本事，既不关我，也不锁我，容我使尽千般法子，也逃不出十里之外，你来的时候，我刚被他抓回来呢。”梁萧笑道：“楚仙流想必山居寂寞，静极思动，才来玩这等猫拿耗子的勾当。”柳莺莺听得有气，纤指点了点他鼻尖，道：“小色鬼，我被人欺负，你还笑得出来？”梁萧注视她半晌，忽道：“莺莺。”柳莺莺道：“什么？”梁萧郑而重之，缓缓说道：“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会让你受人欺负。”柳莺莺叹了口气，黯然道：“别人欺负我不怕，就怕被你欺负。”抬眼看着梁萧，咬牙道：“总之花晓霜在一天，我便恨你一天。”梁萧苦笑无语。柳莺莺忽喜忽悲，说了这许多话，倦怠又生，偎在梁萧怀里，睡了过去。

过得数日，花晓霜伤势好转，便给村人们治疗伤病，接生引产。柳莺莺执意不受花晓霜疗治，梁萧无法，只得先问过晓霜，再自己动手，给她扎针服药；谁知柳莺莺伤势稍痊，又生事端，或明或暗，处处设谋算计晓霜。但梁萧心思缜密，多有防范，她无法得逞，自是百般怨怼，哭闹寻死，无所不为。梁萧既要防她，又要宽慰晓霜，还要图谋生计，填饱花生那张不见底的肚皮，任是他长袖善舞，一步百计，身处此间，也是头大如斗，好生为难。

二月光阴转瞬即过，柳莺莺伤也好了九成，她硬的不成，又来软招，当着众人与梁萧耳鬓厮磨，想气走晓霜，梁萧自是尴尬。花晓霜心中甚不好受，但又不愿梁萧为难，实在无法忍受，便转入屋内，读医书解闷。

这一日，她看书倦了，伏案睡了一阵，忽被一阵喧哗吵醒，揉眼出门，却见远处打谷场上，或站或坐，来了许多陌生之人，口音不类土著，衣衫褴褛，闹成一团。花晓霜心生诧异，走近一看，却见人群中许多病人，不少人身受金疮，伤口皮肉翻卷，化脓生蛆，躺在地上呻吟。她见此情形，忙转回拿了药物，



任是梁萧长袖善舞，一步百计，身处
此间，也是头大如斗，好生为难。



来到场边，却见柳莺莺拉着梁萧从远处过来，见她在此，立时做出亲热模样。花晓霜心头一酸，转过头，招呼众人到房前，挨个儿诊治。柳莺莺见状冷笑：“又假装好人！”梁萧道：“她本来就是好人。”柳莺莺道：“好啊，她是好人，我就是坏人了！”梁萧点头道：“你自然是坏人了。”柳莺莺秀眉倒立，正要发作，却听梁萧笑道：“好在我也是坏人，咱俩歪锅配扁灶，一套配一套。”柳莺莺转嗔为喜，笑道：“是呀，咱们都做坏人，让她一个人充好人去。”梁萧见晓霜忙得厉害，便甩开柳莺莺手臂，上前相帮。柳莺莺气急败坏，顿足道：“什么一套配一套，分明是嘴上是一套，心里一套。”梁萧笑道：“别拧淘气，去打两桶水来热过！”柳莺莺怒道：“我才不去。”鼓涨桃腮，站了半晌，但见难民哭哭啼啼，又觉有些可怜，气咻咻转过身，打来井水。

梁萧生于江西，听众难民谈吐，正是乡音，详加询问，方知宋军与元军交战，败于兴国。江西屡经战乱，民不聊生，是以纷纷逃难，来到此处，沿途又遇匪患兵燹，伤亡甚众。

治疗已毕，月已中天，众难民纷纷告辞散去。四人饥肠辘辘，转入房里，就着清水吃了几个馒头。花晓霜心不在焉，沉吟道：“萧哥哥，柳姊姊伤也快好了，我想……我想去江西行医。”梁萧道：“好啊，我陪你。”柳莺莺又气又急，狠拧了他一下，嗔道：“梁萧，方才不是说好了，你要陪我到天山去。”梁萧道：“我说的是，晓霜愿去，我才愿去。”柳莺莺一怔，大声道：“她有什么好？你只听她的，就不肯听我……”眼中泪花一转，伏案便哭。梁萧道：“我答应过陪她行医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言出必践。”柳莺莺肩头微颤，倏地抬起头来，拭去眼泪，狠狠瞪着晓霜，咬牙道：“好啊，我也言出必践，要么你死，要么我亡。”这几句话说得决绝异常，花晓霜听得心头一阵迷糊，她也不知如何转回房里。还醒时，发觉自己正靠在床边。梁萧与柳莺莺的争吵声从房外传来，明明很近，听来却又很远，很熟悉的声音，听来却又那么陌生。蓦然间，一阵难言的悲伤绝望从心中涌起来，泪水不知不觉，浸入粗布的棉被里。



次日，四人启程南行。梁萧与柳莺莺大吵了一回，负着行礼，闷头走在前面。柳莺莺见梁萧不理，伤心难过，气无处发，便寻花生的不是，动辄拳打足踢，哪知小和尚身似铜浇铁铸，挨上三拳两腿，他只是呵呵傻笑；柳莺莺却觉手脚疼痛难禁，一时无法可想，满腹怨气又落到花晓霜身上，仇恨更深一层：“即便梁萧恨我一辈子，我也非弄死你不可。”

走走停停，行二十余日，进入江西境内，果然是千村荒芜，鸡鸣不起，荆榛丛生，中有白骨；元军固然如狼似虎，四方横行，大宋败兵也化为流寇，白昼蜂起，到处劫掠，梁萧纵有冠军之勇，但杀退一批，又来一拨，也觉不胜其烦。有时行走数十里，不见人烟，一入夜里，则四面寂寥，只闻啾啾悲风，仿若万千鬼哭。

这一日，四人经梅岭进入两广境内，又遇上大群难民，伤病甚众，待得救